

3| 梦笔桥 | 卷三



上山的姿势

■孙道荣

爬华山，又险又累。半途，遇到一位挑夫，背着个大筐，吃力地，缓慢地向上走着。我们攀华山，很多地方须手脚并用，真的是爬上去的，挑夫不是，他是走上去的。他后背上的背篓，估摸着有百来斤重，压在他身上，从山脚一路走上来，肯定比我们累多了，但他却不能手脚并用地攀爬，他的腰是弯曲的，呈六七十度角，不能再弯了，再弯下去，他就直不起腰了。他只能这么佝偻着腰，一步一步地，向山上走去。

如果是刚上山，如果还有力气，我们一定能快走几步，超过他的。但一级级陡峭的台阶，将我们的能量都吸走了，我感觉自己的双腿，就像拖着个大铅坩，似乎比这位挑夫的背篓还沉重。我们就跟在他的身后，一步一步地向上爬。一个更苦更累的人，走在你前面，能给你鼓励。

这是华山最长最陡峭的一处登山石阶，几乎所有的人，到了这里，都有气无力，气喘吁吁。前面的挑夫，一手握着

拐杖，“噔、噔、噔”，缓慢而坚定地向上走。我们跟在他身后，目光正好与他的背篓平行，能看到背篓上的绳子，绷得紧紧的。如果绳子也有牙齿的话，它此刻一定紧咬牙关，既要勒紧挑夫双肩上的皮肉，又要牢牢地牵住沉重的背篓。

走到石阶的一半，挑夫也走不动了，他停了下来。我以为他会卸下背上的背篓。没有。而是反转身，让背篓对着山上，手上的拐杖伸到背后，往背篓底下的一撑，试一试，撑稳了，这才肩膀稍稍往下沉了沉，背篓上的绳子也松懈了下来，现出软塌塌疲惫的样子。拐杖帮他撑住了背篓的一部分重量，但是很显然，他的肩膀和腰，还得承受着背篓的大部分重量，难道对挑夫来说，只要减轻了一点点重担和压力，就算是歇歇脚了吗？好奇地问他，为什么不干脆卸下来，好好地喘口气，歇一歇？挑夫呵呵乐了，这你就不懂了，一旦卸下，想要再背起来，可就难了，需要耗费更大的力气，而且，你也可能就此倦怠了，根本就不愿意再背起它。想一想，还真是这

样，我们肩上的担子，很多时候，还真不能半途卸下来，只能咬紧牙，一鼓作气担到底。

又与挑夫闲聊了几句。他告诉我们，他的家就在山下，每天背一背篓的物品送上山，能挣个百来十元，下山的时候，顺便背一点垃圾下山，也能挣个二三十元。有时候，遇到节假日，游客多，山上的消耗大，他就往返背送两趟，这就能挣个两三百元。

一天往返两趟，别说还要背上百十斤的重量，就是空着身，想想也可怕。但他显然已习惯了这样的生活。他说，自己的两个孩子，一个已经在上海读大学，圆了自己年轻时读大学的梦想，另一个也已经念高中了，很快，他就能将他们都养大成人，日子就轻松一点，慢慢能好起来了。等儿女都工作了，成人了，他就不需要再这么辛苦了。说这些的时候，他的脸上现出一丝笑容。他用手指指下面，正吃力地往上攀爬的游客，说，你们看看，所有山上的人，身子都是向前倾的，用脚尖走路，手脚并用，

眼光也是紧盯着眼前的台阶，只是偶尔抬头看一看前方的山顶，他们的姿势都很笨拙很难看，个个熊样，因为上山本来就是一件吃苦吃力的活。又指着几个侧身而过下山的人说，而下山的人，身体都是往后倾的，脚跟先落地，目光也是投向远方的，显得从容不迫，悠然淡定，因为他们刚刚像英雄一样登过山顶，看过美景嘛。

我们扑哧一声，乐了。没想到，在华山遇到的这位挑夫，如此风趣。

歇息了一会，我们继续一起向山顶攀爬。回味刚刚挑夫说的话，我们上山的姿势，还真是身体前倾，踮着脚尖，紧盯着脚下的台阶，一步步，吃力地，艰难地，像狗熊一样地，手脚并用，向山顶攀爬。而每迈出一步，你就是向前的，向上的，离山顶越来越近的。



湘湖诗会

■王毓

乡村诗会（外3首）

热浪追逐那面被诗占领的旗帜
游进椅子排成鱼鳞的密林
去摸索益农每根碧条下的种子
摊平汗水，翻出萌发的美
诗人，这群青青的羊羊
会把乡土的柔魂继承到纸上

一句话，要不要驱逐想象
想象田园，或许就修改了疆野
一个标点，哪里能不孤独地生存
友善的抒情就是尊敬的姓名
一行空隙，扑进远方失去庄稼的田地
历经诗意与乡村
又与城市对立的年代

楼顶和田野都爱看天真的奔跑
不用化筒为繁的笔画涂黑生活
粉碎并粉饰人是一切关系的总和
生长成人的骄傲
不停地在城乡流浪
感叹号，总和诗人栖居一起
化成风，把乡土吹得更远
我熟悉群英的草帽
麦子熟了，假如它生而有灵
还在具体地生长
那么金色草帽下人类清凉
接住草帽，我了解群英的热血
不能在潮水无情中开辟家园
辛劳就是淤泥，草帽下
黝黑的脸会陷得更黑
智慧抚过双手，黑泥上
就能建起白亮的家园
沿着帽檐，我熟悉季节的回旋
稻浪上变色的神迹与人心相伴
度量脚下的热土，栖息故乡
我相信人性的耕耘
不再潮起中迷失幼稚的孩童
潮落时，良善安居在河床
在群英，大写的“众”灼灼放光
戴上草帽，我明白宁静的阳光
促使从未躺平的祖辈和我
劳作、创造、等待……
庄稼波澜壮阔，在旷野
把人类的镜像放射得澄沙碧蓝

莲花,生命的鸟巢

一个响指，点亮一场潮起的神话
一片滩涂被捏成莲花朵朵芳唇
呐喊，大唐的马球在花影中升成太阳
低语，南宋的蹴鞠在明月下惊起鸥鹭
如果今天，时空注定被城市占领
我愿把这蕊上力的紧绷、美的颤息
凝驻的音乐都来自自然生长的奇想
从绽放中走出的盘古·哪叱……
在云中连着如来是福、如去是烟
围着天堂鸣鸾、举起钱鏐工上的钱花
像蓓蕾一般等待，等待亚洲雄风
在激流中放下分歧的恶浪
朝向天空，花瓣泛着波光掀起巨澜
这翻腾的盛宴也朝向欢愉的赛场
一颗球，弄出无法琢磨的轨迹
进入它，感受它，和它一起弄潮
心跳爆发的刹那，不朽的精神疯长
这座灵魂的房子，飞扬，飞扬
生命的渡口就坐落在花心里
用一艘船的激情，划亮众人的彼岸

欢潭,中秋青红

在黄昏的望遥里
山回环，苍翠迤迳着连绵
为欲飞的青鸾赐予洋红色的桂冠
把艳红的夕阳折成红秋葵的红艳
这颗盛情的卵子在自己的土地上
流动着圆满的盛宴
望烟台上，用心耕耘村庄的长者
把一年的饥饿从烟囱里连根拔起
向他乡飞，青春的梦总在远方怀孕
飞回新江口时，天地精神降落在
在书屋中把大义一遍又一遍描红
一行字可以唤醒向上的灵魂
即使朗读的乡音变了，明天
煮药的瓦罐还会捞起邻居的重生
当四季干涸，安睡在池山的人
一生阳光充足
红秋葵凝望一瓣瓣升起的红月亮：
“我们的根藏在她在地上的影子——欢潭”

群英,丰满的手

摇碎了瘦怯怯的月牙
檐声远处，一片微白
斜视着滩涂上的几粒青瓦
振臂，吼声震高了月亮
背连着背，连成长龙
打住了海潮山崩地裂的嘘声
明天，才会被划亮
冷冷风拉扯东方的千军万马
挺直肝胆，坐在雾茫茫里等
等秋风挤爆了江面
擒住了冲颧頰土的犀牛
我们，才能用铁锹
从五万亩砂泥中刨出今天的乐土
一双手，能挣脱脚下的困苦
群英，用一万双手激荡了时空

背包揽胜

走马楼的前世今生

进入璇山下村,最显眼的莫过于一幢古楼,这是整个村子中占地面积最多、场地最宽敞的古楼。这个古楼有一个有意思的名字,叫走马楼。

据记载,走马楼是指建在城垣上的临时房屋,供奉城士兵或巡更者住宿,早先在唐朝皇宫居多,其源头可追溯到唐朝骊山华清宫。

唐皇后裔为逃避战乱,就把这样的建筑工艺带到了南方,最早是在徽州婺源一带,随着南方农业经济的发展与贸易之间的往来,走马楼在南方成为非常普遍的存在了。

根据璇山下族谱记载,晚清年间,商人孙正棠之父为了马队能在楼房里自由进出,将自家楼房建成走马楼。这位孙家祖辈几乎找不到记载,但孙正棠在杭州开有“孙大木行”,是萧山南部地区百货商业巨头。孙正棠于民国建成西院,和东院连成一字,成为村里最气派的建筑。

站在楼房正面,高大的围墙四高三低,错落有致。高墙约八米,墙面嵌着四扇木门窗,分成上下两层。高墙顶端均为墨瓦,两端飞檐翘角,形成一个中间凹两头尖的弧形,角尖直指苍穹。矮墙约五米,墙头平铺瓦片,排列宛如鱼鳞,整齐有序。矮墙正中间是两扇深褐色的木制大门,房门上方架着一块长方形石条,上刻“鑫斯衍庆”等家风家训。木门上安装着古老的铜锁,锈迹斑斑,已瞧不出原来的

凡人脸谱

大山中奶奶的身影

春天到了,又想起了我的奶奶。奶奶是山里人,一辈子都和大山打交道,以前的春天,是她最繁忙的时候,大山就好像一座宝库,奶奶有无数的东西要去拿回来。

自我出生起,由于父母都在外地打工,爷爷去世得早,我由奶奶带着长大,可以说是祖孙俩相依为命。印象中6岁之前,奶奶经常背着我去上山,她在干活,我就在一边自己玩耍。回来的时候,我能走就走,不能走就先背我下山,再去背柴火。天气一好,她就上山砍柴,砍柴也是她一生中做得最多的事情,每次满满的一捆柴被她弱小的身体背下来,然后整个道地被晒满,有时候是毛竹,有时候是树木。以前山林是属于集体的,由于吃不饱饭,她就乘着月光晚上偷偷去砍,然后连夜运出大山卖调换来,好几次都被抓。改革开放后,山林分配到户,到现在已无人管理,她便常常去,每次砍柴回来后往往是傍晚时分,这时候我已经

闲坐烹茗

诗词里的梅花

唐诗宋词是中华民族瑰宝,尤其是读到有关梅花的诗句,让我感触良多,为了更好地感受梅花诗,我特意去了进化吉山梅园。

还没有进梅园,就看到了卢梅坡的梅雪诗: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站在梅园外,我真的体会到了这句诗的意思,远远地就闻到了梅花那淡淡的暗香,香味真的很淡,但是很悠远,给人一种恬静的感觉,正如王安石写的“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颜色。

打开西院门锁,大门向内开启,方正的天井映入眼帘。天井卵石铺地,正中间用青石板镶嵌成一个“坎”卦。奇怪的是,这个“坎”卦只出现在西院天井,东院天井内完全找不到卦象痕迹。坎卦是《易经》六十四卦之一,展示在“坎”的形势下各种变化的可能性。“坎”,低陷不平的地方,意指主方应当谨慎行事,诚垦地维持与客方联系,做到互利双赢。从“坎”卦所处的位置来看,恰好位于天井正北方,由壬、子、癸三山构成,在风水上有生长化收藏一说。《素问·阴阳离合论》曰:“阳予之正,阴为之主。故生因春,长因夏,收因秋,藏因冬。”可见这位老祖宗深谙自然之道,懂得言行举止须符合天道,符合规律,方能趋吉避凶。

除了这一方“坎”卦,两幢楼房格局相似,都是由东西厢房、正房、门厅组成的四合院传统格局,当地人称“祠堂横头”。十二根圆柱子威武地矗立在三面廊檐之下,支撑2楼。全楼梁、柱、檁、椽全靠榫头衔接,相互咬合,稳如磐石。

柱子的数目仅仅是为了承重吗?还是另有特殊含义呢,后来我在游览北京天坛时,也发现了12根柱子的布局,导游告诉我,祈年殿内的柱子都有讲究:12根金柱与12根巨柱相加起来征二十四个节气。更有趣的是,12还对应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智、公、和”等儒家思

想文化精髓。

触摸着古老的柱子,脑海中不由得映现出当年孙氏祖辈的风采,这位长者应该饱读诗书,以儒学为根基,以诚信为准则、以“富而好行其德”为做人根本,他留给孙氏后人的不仅仅是这幢走马楼,更是深藏不露、善于审时度势的为人处世之道。

从小时候不懂事,我每次都会把火烧得旺旺的,导致茶叶炒焦,所以有时候她不允许我烧,宁可一个人完成。两个人一起做好差不多要十一二点了,茶叶做好后,她会先泡一杯喝一口,然后说句:到底是自己做得好喝!然后用可乐瓶装好,有时候多了就会送外面的亲戚一点,有时候村里人来收购,她也会多点卖。奶奶比其他的妇女年纪大,虽然她摘茶叶的数量不亚于她们,但是茶叶的质量就差了许多,往往大叶子比较多,每到此时,她就说反正是自己嚼喝的差点不要紧。

山里除了柴和茶叶,还有笋。但是身为山里人,奶奶由于年纪大了,眼睛不好使找不到笋,她会用最笨的办法——开山,就是用锄头把整块山都挖一遍,有时候一无所获,有时候也会有一点点的收获。当然她挖得最多的还是小笋,由于都是长在外面的,比较好找,带上蛇皮袋,去小竹林茂盛的地方,往往就有,一般可以挖两袋,晚上回来后,我就会帮忙剥壳,

想文化精髓。

触摸着古老的柱子,脑海中不由得映现出当年孙氏祖辈的风采,这位长者应该饱读诗书,以儒学为根基,以诚信为准则、以“富而好行其德”为做人根本,他留给孙氏后人的不仅仅是这幢走马楼,更是深藏不露、善于审时度势的为人处世之道。

从天井向上望去,二楼明显比一楼显得低矮,这可能与窗子的设计有关。二楼房间の木窗都紧挨着屋顶,几乎与二楼墙面等高。窗子下面抵着一楼的房檐,房檐上叠垒墨瓦,从里到外呈倾斜角度。遇到下雨天,雨水便顺着瓦片之间的沟槽自然流下,不会积水。每个房间都有六扇长方形木门,门上篆刻着精美的花纹。

沿着古老的木制楼梯笔直通向二楼。二楼均是清一色木头地板,尽管年代久远,却依然坚固。房间很深,四面通风,冬暖夏凉。

新中国成立后,西院曾作村委会办公室和仓库,东院是住宅区,入住10户大家庭。父亲四兄弟共用同一个楼梯。我家分了楼梯左侧上下两间房,父亲将进深9.8米的房子隔成小间:楼下为厨房和客厅,楼上是卧室,父母住在靠天井这边的房子,我和弟弟住在北面。从后窗往外望去,楼下是一片菜地,后来父亲又搭了一间简陋的小屋,成为我家厨房。围墙外边是一条小路,从小路经过的行人,总会下意识向墙内张望。不知道晚清年间,是否

小时候不懂事,我每次都会把火烧得旺旺的,导致茶叶炒焦,所以有时候她不允许我烧,宁可一个人完成。两个人一起做好差不多要十一二点了,茶叶做好后,她会先泡一杯喝一口,然后说句:到底是自己做得好喝!然后用可乐瓶装好,有时候多了就会送外面的亲戚一点,有时候村里人来收购,她也会多点卖。奶奶比其他的妇女年纪大,虽然她摘茶叶的数量不亚于她们,但是茶叶的质量就差了许多,往往大叶子比较多,每到此时,她就说反正是自己嚼喝的差点不要紧。

这也是一项比较累的活,剥多了手指头会痛,然后在大锅里加上盐进行烧煮,之后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在铁丝网上进行烘干,这个是技术活,下面木炭放多了会焦,放少了烘不干。此外就是做毛笋干了,同样的方法,挖来后煮熟,然后就需要用大石头压,再晾晒干,奶奶由于年纪大了只能用小石头垒,然后上面再加水桶。这些东西做好后就被她藏好,等过年的时候再拿出来吃。

此外,奶奶平时空的时候也会去山里转转,主要是搞点副业,比如捡毛笋壳,挖知了壳,摘粽叶和采一些中药材。所以奶奶的手是非常粗糙的,都是伤口和刺叮。

现在随着农村天然气的普及,村里也很少人再去砍柴了,而最疼爱我的奶奶,也于去年离开了我,长眠在了她常常去砍柴的地方,永远地和大山为伴。但她勤劳质朴、自强不息的精神永远铭记在我心里,始终是我心里的一座丰碑。

“犹余雪霜态,未肯十分红。”其实还有很多另外的颜色,有淡黄的,粉色的,就是梅红也有深的和浅的之分。王冕写道:“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我觉得清气要赞美,但颜色也要赞美。